

農秋遲祭司

香港手札
2016春



China Orthodox Press

香港
2016

目录

| | | | |
|------------|----|------------|----|
| 2月22日..... | 5 | 3月11日..... | 38 |
| 2月23日..... | 8 | 3月12日..... | 39 |
| 2月24日..... | 10 | 3月13日..... | 40 |
| 2月25日..... | 13 | 3月14日..... | 41 |
| 2月26日..... | 16 | 3月16日..... | 42 |
| 2月27日..... | 17 | 3月17日..... | 43 |
| 2月28日..... | 19 | 3月18日..... | 44 |
| 2月29日..... | 21 | 3月19日..... | 45 |
| 3月1日..... | 23 | 3月20日..... | 46 |
| 3月2日..... | 26 | 3月22日..... | 47 |
| 3月3日..... | 28 | 3月23日..... | 50 |
| 3月4日..... | 29 | 3月25日..... | 51 |
| 3月5日..... | 32 | 3月26日..... | 52 |
| 3月6日..... | 34 | 3月27日..... | 53 |
| 3月8日..... | 36 | 3月28日..... | 54 |
| 3月9日..... | 37 | 3月29日..... | 55 |

| | | | |
|-------------|----|-----------------|----|
| 3月30日 | 57 | 4月24日 | 82 |
| 3月31日 | 60 | 4月25日 | 83 |
| 4月3日 | 62 | 4月26日 | 84 |
| 4月4日 | 64 | 4月27日 | 86 |
| 4月7日 | 65 | 4月28日 | 87 |
| 4月8日 | 68 | 4月30日 | 89 |
| 4月9日 | 69 | 5月1日 | 90 |
| 4月11日 | 70 | 5月2日 | 92 |
| 4月12日 | 71 | 5月4日 | 93 |
| 4月13日 | 72 | 5月6日 | 94 |
| 4月14日 | 74 | 5月7日 | 94 |
| 4月15日 | 75 | 5月8日 | 95 |
| 4月16日 | 76 | 5月9日 | 97 |
| 4月17日 | 80 | 5月11日至27日 | 98 |
| 4月20日 | 81 | | |

中國農曆新年結束。今年中國新年、齋期三歌經起始日、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瞻禮以及主進殿節慶期圓滿日重合在了一起。我祈求了上帝的祝福，開始紀錄我們香港堂區以及中國正教會的點點滴滴。

2月22日

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瞻禮 (尋獲聖髑)

今天是中國的天國庇護者，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的瞻禮。估計常人多半會說他的命運就是一場悲劇：最開始他被選為北京傳教團的首領，但因為耶穌會士的陰謀無法進入中國，因此在中國邊境等待入境許可達數年時間。但問題最終也未能解決，聖人也被彼得堡的高層遺忘，在東西伯利亞過著貧困的生活。最終他受命成為伊爾庫茨克的首位主教。聖人為東西伯利亞的開化付出了辛勤的

勞動，在被祝聖為主教後只過了幾年便去世了。他是一個標榜性的人物——他夢想能在中國傳教，然而在世時卻未能踏上中國的土地，只是在離世後成為了中國的天國庇護者。有時候我在想：俄羅斯東正教會負有將正教開啟給中國的歷史使命。但眼看已經三百多年了，一切卻好像還在中國的邊緣徘徊一樣，始終也沒能深入它的世界，它的內心，而只是游離在它的表層。

今天因為是節日，所以我們一共五人舉行了禮儀——我們的客人，雅法來的伊戈爾（普切林采夫）神父（他是一個令人驚訝讚嘆的人）主禮，我們一起共祭，這讓我們倍覺欣慰。他昨晚很晚才從上海飛到香港，今天一大早就到教堂行禮，也是想和我們分享節日的喜樂，一同祈禱。廣州的安納托利神父和深圳的迪米特里神父也來了。我們的安托尼神父也趕在上班之前和我們一起共祭。雖然今天是工作日，幾乎沒有什麼參加禮儀的人，但我們聚在一起也算是很開心的。禮儀結束後，我們和安納托利神父、迪米特

里神父在吃早飯時談到中國學生上神學院學習的問題。很多中國人都會英語，所以其實沒必要讓他們學幾年俄語然後再去俄羅斯的神學院。不如就讓他們在英語授課的神學院上學，比如在美國（但很貴）、瑞典。我準備和他們的校長談一談。

安納托利神父和往常一樣，拿了準備寄給中國讀者的我們出的書，回廣州去了。我們和伊戈爾神父在市裡逛了一下，逛完，齊拉——我



事奉聖禮後，與伊戈爾·普切林采夫神父合影。

妻子，還有我們做葡萄酒生意的朋友阿列克謝、伊琳娜（謝列茲涅夫），大家一起享受了杯葡萄酒，算是結束了今天的行程。

2月23日

我已經很長時間準備給安托尼主教上交我們的報告了。安托尼主教是我們的新主教，是對外機構管理處的主管，牧首通過他處理俄羅斯境外堂區的事務。報告裡面是我對中國問題的總體看法（二月初在莫斯科和主教短短地見了一面，我把材料交給了他，但當時他沒有時間細讀）。除了這份報告外，我還請主教批准安納托利神父正式成為我們香港堂區的神職人員，並且讓安納托利神父以中國司祭的身份更多地參與正

教間以及基督宗派間的活動。我認為，在當下，安納托利神父是最能代表中國正教會的人。這一點我也寫在報告裡給主教說明了，就等著他的回覆。我還請主教祝福安納托利神父在五月去一趟迪維耶沃——迎取薩羅夫的聖塞拉芬的聖髑（下諾夫哥羅德都主教在安托尼主教的代求下，恩許了我們的請求，我們對他們二位實在是感激萬分）。

晚上和伊戈爾神父聊了聊，他明天就要離開了。伊戈爾神父切身感受到了我們的需要，因為教堂馬上就要搬遷了，還需要裝修，所以他奉獻了一筆善款，這對我們來說真是莫大的幫助。不過這裝修確實讓人害怕：三月就要預付至少五十萬港幣，但現在帳上連五分之一的數目都還不到。不過，確實有善人許諾借給我們需要的數目，我們也指望著這筆錢。

晚上收到了烏克蘭駐上海領事館新任領事的信。領事問我現在上海的教會生活組織得怎麼樣。八年前他住在香港，我還記得當時是我

給他孩子洗禮的。他們家是很虔誠的信仰家庭。希望上帝讓他們能在中國安定地生活。上海有幾位信仰正教的領事，這真是很幸運的事。雖然俄羅斯、烏克蘭在政治上有爭端，但希望我們在中國、在教會事務上能夠為共同的目標效力——堅固中國教會。

2月24日

今天我和妻子被邀請去和蒙席神父安德·約瑟奇用餐。我們時不時地會一起吃吃飯，討論一些中國基督教的問題。香港19年前回歸中國，現在安德神父在香港沒有官方地位，但實際上他是梵蒂岡在這裡的外交代表。在這之前，他在莫斯科工作過幾年，俄語講得很不錯。我們牧首和教宗在哈瓦那見了面，

看來，確實又要一起吃頓飯，聊聊新聞了。最近兩個星期，我收到了幾封俄羅斯正教徒和中國正教徒的信，說的都是俄羅斯正教會和梵蒂岡發展關係的事，都表示擔心、不安。

其實中國問題和俄羅斯教會與梵蒂岡的關係是不相關的。梵蒂岡與北京處理關係的方法是很有意思的。天主教會的官方政策，也有非官方政策。而且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在過去，天主教非常願意在這一塊下功夫，無論是耗費財力還是物力。那時，十多個國家的成千上萬名宣教者隨時準備前往中國，用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事奉上帝和這裡的近人。我覺得這就是他們成功的原因。在香港大概有百分之七的居民是天主教徒，這裡有兩位樞機主教，數位主教，神學院，很多的教堂，並且三分之一的私立學校都是天主教會的。天主教在香港有很好的聲望，支持社會公義、服務社會。但是，當然，天主教在香港也強調自己與共產、北京方面相左的思維。



與蒙席神父安德·約瑟奇在一起。

約瑟奇神父還講了一個中國天主教「地下」神父的故事，頗有意思。政府準備撥款蓋一座巨大的天主教教堂，勸他接受。這位神父一直拒絕，最後還是同意了。現在教堂建好了，但他繼續保持著「地下」神父的身份。約瑟奇神父還提到了一位主教，未經梵蒂岡認可即被祝聖。這位主教從政府那裡得到了兩千萬人民幣，這才答應在沒有教宗允許的情況下接受祝聖。但在懺悔後，當然，教宗還是

2月25日

承認了他的祝聖。我就在想，我們沒錢供給中國的神職人員，那何不直接就祝聖，先不通告，然後他們或許還可以憑著自己的「合法化」從宗教局拿到錢。這樣一來，財政問題解決了，神職人員也有了。所以，和天主教的兄弟交流得到的啟發真是不少啊。：)

2月25日

今天是莫斯科的聖阿列克謝的瞻禮，我們在Youtube上發布了關於聖人的小動畫。阿列克謝製作了字幕，非常感謝他！這項工作很重要，因為簡短的視頻內容大家更容易接受。這是動畫的鏈接：<https://youtu.be/f-mD3mIZec>

我們馬上就要結束司祭事奉經裡嚮晨課的翻譯了。今天遇到了一個問題，

怎麼翻譯「ипакои」（ipakoi）？最後我們的誦經士和翻譯在北館的舊譯裡面找到了「讚詞」这一译法，對應的正是「ипакои」。我們決定就這麼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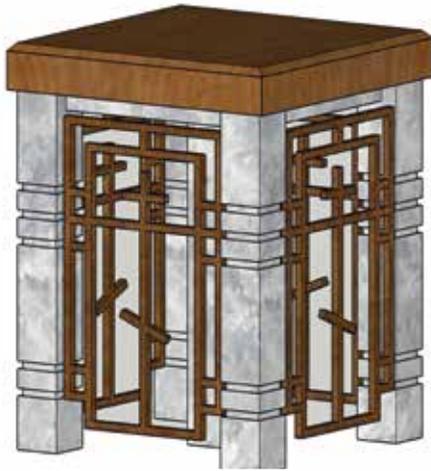
今天和安弗羅西上了中文課，主要是複習以前忘記的內容，很快就要學下一冊教材了。

我們堂區又多了一名新成員——賈斯汀。他今天來了一趟。他是美國人，妻子是中國人。以前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現在很認真地準備受洗。在齋期開始時我們準備給他舉行收納慕道者禮儀。他給妻子拿了一本英語的《東正教心理治療》去看，是一位希臘作者的書。他自己在讀《東正教學習聖經》。

我們還在繼續籌備教堂裝修，現在在找裝修公司，看有沒有能夠在我們提出的條件下給我們裝修的。有一家給我們推薦的公司今天拒絕了，說是因為2016年上海迪士尼樂園要開幕，他們有項目，很忙。不過我們六月就必須要結束裝修。希望上帝能幫助我們面對這麼棘手的任務。

今天找到了一家河北的公司，專門為俄羅斯和塞爾維亞製作大理石祭台和聖像屏。準備試試在他們那裡訂製我們的新祭台。

譯者有話說：術語翻譯方法主要兩種：音譯，意譯。正教會中的眾多禮儀術語如果都音譯，會導致大量較難理解的詞出現，而且中文在翻譯外來詞彙時偏向使用意譯（儘管佛教也有很多音譯詞），或音義結合的方法。但如果意譯禮儀術語，也會出現問題，因為很多術語最初的本意



香港新教堂祭台設計圖。

常常已經磨滅了，如今在教會禮儀中其本意並不會明顯地體現出來。所以，前人在翻譯一些禮儀用語時，新創了一些簡單的譯名，比如採用「讚詞」來翻譯 ipakoi，我們也就此採用。

2月26日

今天我一下變換了好幾個角色：秘書、財務、送貨員——交強積金，寫信給墓地管理局允許我們在亡者安息星期六在墓地教堂舉行禮儀，把我們出的書寄到中國讀者的手中。我想起了日本的使徒聖尼古拉的日記。我們的情況還是有很明顯的差別的。比如，雖然都非常缺少資金，但至少他能負擔起最基本的開支。現在俄羅斯正教會海外堂區的狀況要更複雜。

晚上收到了一個令人難過的消息。米哈伊爾·萊昂提耶夫·季塔連科離世歸

2月27日

主了。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遠東學院的院長，漢學家。願主平安接納他的靈魂！米哈伊爾·萊昂提耶夫對中國正教會的問題相當關注。也因為他，我有時還會在他們的學院院刊上發表一些有關北京傳教團和中國正教的文章。2003年也是靠著他的幫助，我拿到了香港的工作簽證。和中國學術界的聯繫，也有他的幫忙。我的印象中，他對自己的下屬是平易近人的（這在領導中很少見）。我覺得，他在與他人共事的時候，首先是將對方作為一個人來看待。

2月27日

我們的祭餅一直都在深圳烤製。深圳是一個和香港交界的城市。三十年前還沒有深圳，那裡只有一個漁村。

香港手札

而現在那裡已經有九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口。我們這裡開玩笑說，深圳是農村之都。2003年我們在深圳開放了堂區，以拉多涅日的聖謝爾吉命名。這個堂區主要是為生活在深圳的俄羅斯人開的。但漸漸地，中國人也開始來了，感謝上帝。堂區開在租用的居民樓內，我們就在那裡舉行禮儀。從去年開始，那裡每個週六都有禮儀了，這要感謝來自別爾哥羅德的迪米特里神父，他應我們的邀請來深圳學習中文。亞歷山



中文祭餅。

2月28日

大是我們的深圳教民，做什麼事都是一把能手。我們用的祭餅也是他烤的。有一次，我們決定要做帶有中文圖印的祭餅。所以，今天我又去了深圳一趟，拿了夠幾個星期用的祭餅。

晚上徹夜祈禱的時候，教堂有十四個人。三個俄羅斯人，三個香港人，兩個內地人，兩個烏克蘭人，美國人、澳大利亞人、日本人、拉脫維亞人各一個。禮儀和往常一樣，用的教會斯拉夫文、中文、英文。

2月28日

今天我們討論了用什麼形式去翻譯中文嚮晨課。北館的翻譯需要重新編輯、校訂。我們決定出一本「教學時課經」——一面用繁體字版本，使用吳經

熊的聖詠翻譯，另一面使用簡體字，採用北館1910年的聖詠翻譯。現在的問題在於，很多中國人的古文水平不夠，不太懂吳經熊的翻譯。中國很多人也沒興趣去了解繁體字（也有稱「正體字」的）。但其實，只要受過一點教育的內地人都應該能懂的。真正問題在於並沒有興趣，也懶於接受新知識。我私以為，這類比較怠慢、文學水平不甚高的讀者對翻譯的評價，可以不做考慮。當下翻譯禮儀經文的原則是要確立、保持高水準。但很多中國人不懂譯文的意思，中文書面語的水平也有限，這一點必須考慮到。

譯者有話說：現在的思路是重新校訂北館的舊譯，並不進行新譯。雖然北館舊譯語言已經過時，也並不完善，但任其湮沒，不僅可惜，也是很負責任的行為，應當把它們挖掘整理出來。日後如有更好的譯文，可以再替換。第二，大多數人的文言水平有限，包括譯者在內，現在只是在小心地

2月29日

做出嘗試，修訂利用北館的翻譯（並不是深文言，而是接近書面白話的淺文言），希望能在開始確立比較高的目標。因為如在最初即無所追求，而後則更加積重難返。

2月29日

本地派在香港越來越受歡迎。昨天立法會議席的補選就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前段時間在旺角出現的騷動被稱為「魚蛋革命」，這也間接說明這些騷動的參與者是普通市民：裝載工人、商販、漁民。市民對生活條件的惡化以及各種社會問題越來越不滿，背後又有勢力將這種不滿催化為本地主義。最後誰能得利？說不定最後是北京得利。如果城市裡出現動亂，北京就有理由限制基本法的運行，並啟動非常

模式。大家並不想見到這種狀況發生。在這種背景下，又出現了關於語言的爭論。教育局局長建議讓香港學生熟悉簡體字，結果受到了風暴般的指責。這些指責的根本原因在於，繁體字是香港居民最突出的身份特徵之一。語言的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被賦予政治色彩了。此外，繁體字在香港被稱為「正體字」。可惜，莫斯科中華會館使用的是簡體字。我們依然會遵循正確和正統的標準。

譯者有話說：在香港，傳統未簡化漢字的正式名稱是「繁體字」而非「正體字」。「正體字」是其在台灣的正式稱呼。莫斯科會館使用簡體漢字是因為其接觸的對象多為中國內地使用簡體字的人士，這樣做完全可以理解。

3月1日

3月1日

這幾年最高興的事之一就是看到越來越多的中文禮儀經書出現。這確實花費了我們大量的精力，有時簡直神經都繃緊了。今天和我們的翻譯安弗羅西談到翻譯原則的問題。他說，過去在中國，佛教譯經的程序是非常嚴謹的。當時出現了八項翻譯原則。其中一項則是必須對經文畢恭畢敬。那時設有專門的譯場，翻譯前需誦經祈請加持。如果有譯者嚴重犯戒，第二日則不能進入譯場。還有一項原則，即是譯者不可對自己譯文的正確性固執己見。現在這種品質太缺失了！很多人不僅不經思考就做事，甚至有不太懂翻譯的人，僅憑自己的喜好，就開始妄自評價譯文的質量。如果他覺得譯文有些艱深了

（有時是因為自身的文字水平），就開始驕傲地否定他人的成果。這種情況還不光出在對待翻譯的態度上。

今天終於完成嚮晨課和一時課的出版準備工作了。這些書是唱經席最需要的基本經書。這次出的是教會斯拉夫文和中文對照的。用了吳經熊先生的聖詠譯本（很不錯的譯本，因為它保留了聖詠本身的詩歌體裁）。這次依然是以北京傳教團的舊譯經文為基礎，術語翻譯則遵循如今流行的正教術語翻譯標準。採用繁體字。

譯者有話說：關於文中所說到的翻譯八原則，準確說是隋代譯師，僧人彥琮提出的譯者所應具備的八種品質——「八備」：

第一，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

第二，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

第三，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暗滯，其備三也。

第四，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

第五，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

第六，沉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銜，其備六也。

第七，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

第八，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

古代佛教譯經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其規模與今日我們的狀況自不可同日而語，然而當時所訂的規矩確實切入要點，論述精闢。

3月2日

生活在一個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變化的國家是很有意思的事。中國的智者認為時勢變動之時並不利於人民的安居。然而人無法選擇自己生存的時間。我好幾次都有一種感覺——信仰和宗教其實對於現代中國人來說，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種感覺一反大家通常對這一問題的認知。這一點要更詳細地寫寫。

今天為了給中國讀者解釋科普特教會並不是正教，花了不少功夫。至於為什麼要解釋，是因為科普特人在中國傳教實在是太積極了。他們在北京、義烏、廣州都有堂區聚會點。北京和義烏有常駐的科普特神父（而且，他們完全沒有就傳教活動徵求中國宗教局的同意，警察其實也完全知情，中國的信徒

也會去他們那裡參加禮儀)。科普特教會自稱為「東方正教會」，這個名稱基本上和「東正教」的中文名一樣。科普特人既有傳統，又有克修修道主義，現在還有新殉道者，所以他們在中國人中間越來越流行，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科普特和東正教的差別究竟在哪裡。在北京，科普特邀請中國人參加他們的禮儀，請他們領聖體血，組織朝聖團去埃及的修道院參學。對一個並沒有太多宗教經驗，又渴望尋獲一種虔敬的宗教生活方式的人來說，這一切完全足夠了。只是有一個問題讓人覺得難過：為什麼我們之間沒有合一，他們不知為何保持沈默，一直私下錯誤地以為我們是合一的。因此，很多人就這個問題感到迷惑。所以我們請奧列格·達維堅科夫神父為中國讀者寫了一篇關於科普特教會的說明，感謝上帝的襄助，今天我們翻譯出來了，把它發到了網上。就像古典作家所說，科普特人的一言一行都值得我們效法。¹我能感覺到科普特人對傳教事業的熱切意

¹ 這句話改自普希金的《葉夫根尼·奧涅金》的第一章第一節：他一言一行都叫人效法。

願，這不僅是口頭上的，也確實是實際行動上的。他們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在於：不管是在民眾還是在政府看來，他們都並不會和某一個國家產生強烈的聯繫。而正教則會被大家和俄羅斯聯繫在一起，自然而然，中俄關係就會對中國的東正教問題產生整體的影響。要怎樣才能改變這種態勢呢？…

3月3日

今天和上海的阿列克謝神父通了電話。現在上海堂區的財政狀況也相当麻煩——堂區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阿列克謝神父自己維持的。現在能支持堂區的人很有限。阿列克謝神父這許多年來為上海的堂區生活做了很多事——堂區甚至沒有租用的固定場所（主日大家都聚

3月4日

到俄羅斯領事館參加禮儀，而且每次都要來回搬運禮儀所需要的物品）。可以說堂區已經形成了。現在大家盼著的就是一一俄羅斯領館幾年後會搬到新地址，到時候還會保留現在的場所，也許可以允許堂區部分使用。不過，不管怎麼樣，必須要考慮組建上海的中國東正教團體這一問題。中國團體生根要容易得多。我們也正是為了中國正教會，為了恢復她的根基，現在才會在中國。她的根基被上個世紀的歷史變動毀壞了。

3月4日

最近經常會出現一些新聞：中國政府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非官方基督教團體數量的快速增長感到不安。很多基督徒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受到多餘的

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影響，因此並不接受官方地位，因為他們認為，擁有官方的地位代表著受到更多的限制，而且教會團體的生活會受到干擾（有時是政府用錢讓信徒接受官方地位）。政府不久前要求教會神職人員必須擁有標準樣式的身份證件。沒有這些文件，任何的「禮儀聖事」都將是不合法的，並還可能是無效的。很多人認為，這樣的要求會讓非官方的宗教領袖變得更加受歡迎。中國的宗教生活現在分為兩個陣地——官方的，非官方的。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公民的宗教生活，就只是一種需要被管制的東西而已，但政府卻越來越難以用一種令人滿意的方式達到管理目標。問題在於社會上對於政府的信任危機越來越嚴重。而政府的任何被認為是限制宗教生活的行為，都會加劇這種不信任。

但這並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這是一個尋找安全和自由平衡點的永恆問題。人的這兩個基本需求互相矛盾，不僅在中國，在歐洲、美洲、全世界都如此。可能，正教會在中國不能忽視這一趨勢，

這一趨勢已經演變成了中國新的宗教格局。

和中國內地不同，香港確實在實施宗教自由政策。實際上，這裡甚至沒有宗教機構註冊的程序。政府聲明自己是世俗性質的職能機關，同時也認為它不具備評測宗教生活中各種現象的職能。而社會生活和宗教機構的活動則受共同的法規約束，完全沒有任何管理宗教機構的專門法規。而且，這種法規真的有意義嗎？

譯者有話說：新興宗教越來越多，其中有通過歪曲傳統宗教而出現的教派，例如耶和華見證人等，也有直接摧殘信徒身心的宗教。這些宗教造成的破壞力極大，政府必須對此做出反應，否則當視為失職。且宗教問題常常又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因此政府不會坐視不理。古今中外皆是如此：羅馬帝國奉基督教為國教，之後對教會不乏干涉，拜占庭的聖像破壞運動就是突出的一例；俄羅斯正教會在帝俄時期被廢除牧首制更是突出表現了國家對宗教的管制。問題在於政府的判斷力和管理的度。

3月5日

這個星期六是安息亡者日。這一天我們經常在香港墓地的祈禱所舉行禮儀。這是香港最老的祈禱所。曾經屬於聖公會，現在歸香港政府所有。墓地安葬了超過半百的正教基督徒，主要是香港的俄羅斯移民。墓地裡的正教十字架非常顯眼。聖彼得聖保羅教堂1934-1970年期間的堂長迪米特里·烏斯邊斯基也安葬在這裡。當他的女兒還在世時，我曾和她通過信，她給我講了不少迪米特里神父的事。去年我有機會去了一次她在威斯巴登（德國）的墓地。

今天在祈禱所的禮儀只有一位中國女信徒參加，只有她……但幾位中國信徒給我手機發信息，請我紀念他們去世的親人。新受洗的中國信徒基本上沒有



迪米特里·烏斯邊斯基神父（+1970）、他的妻子和女兒的墳墓。

任何已故的正教親人，更不要說在特定的紀念亡者日參加薦亡禮儀，或者哪怕是私下為自己的親人祈禱。主啊，求你安息你已故的諸位僕役。

譯者有話說：香港墳場裡的教堂建於1845年，被評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

3月6日

今天我被邀請去參加一年一次的「俄羅斯舞會」。這是由香港俄羅斯俱樂部舉行的慈善活動。今年的舞會紀念太子尼古拉在亞洲環遊期間對香港的訪問。可能，只有兩位已被宣聖的正教聖人訪問過香港——上海的聖伊望和沙皇尼古拉。



我們堂區的「皇家」合唱團。3月7日。

3月6日

晚會開始前，我們教堂的唱經班獻唱了《上帝啊，拯救沙皇》和《阿穆爾河之浪》。一切看起來都很「高端」，但還有很多值得再琢磨的細節。這種世俗的交際活動看起來光彩絢麗，但始終會給人以一種空洞的感覺。一百五十多個出席的人中，只有很少數可以在教堂見到。這當然是挺讓人覺得遺憾的，不過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3月7日

儒家是不是宗教？這是漢學的永恆主題之一。最絕對的觀點認為，儒家只是一種社會道德學說體系。但這種觀點受到諸多質疑。今天終於收到了一本期待已久的書：「The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Confucianism」（儒家的宗教維度；作者：Rodney Taylor）。作者對儒家經典做出分析，研究古代中國社會體系中的政治、宗教關係，最後得出結論，確認儒家的宗教性質，且這一宗教性是中國政治傳統的核心與源頭。

可以認為，這是歷史問題的研究。

但是這個問題卻常常在社會學的背景下變成了「儒家——現代中國的國家宗教」這一主題。

3月8日

我們現在在宣傳一場慈善義賣展銷會，展出的是伊萬·朱可的藝術攝影作品。作者很慷慨地把所有作品都送給了我們，希望能對我們起到幫助。現在要試著將這件事「公諸天下」。



«Русь XXI век»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ая выставка-продаж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фотографий Ивана Жука

1-го апреля в 19:00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братство апостолов Петра и Павла в Гонконг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ой России. Также на вернисаже гостям будет предложен фуршет.

Собранные от продажи фотографий И. И. Жука средства пойдут на ремонт и переезд храма святых первоверховных апостолов Петра и Павла.

Выставка пройдёт по адресу нового храма:
12th Floor, Kingdom Power Commercial Building, 32-36 Des Voeux Road West, Sheung Wan, Hong Kong.

慈善義賣展銷會邀請函。

3月9日

3月9日

可能，今天能解決部分裝修費用的借貸問題。不小的數目：三十萬港幣。這筆借款要看法院的判決，根據判決，我們可能在六月得到一筆裝修的款項。如果我們六月能通過法院的判決得到錢，那麼我們就可以還這筆帳，如果得不到，我們就可以不用歸還。

這次裝修的事讓人頭疼不已，首先就是因為要花很大一筆錢。在香港裝修是很耗費的事，而且不能「靠自己」幹。因為施工要有各種執照、許可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所以自己請便宜的裝修工是不可能的。

3月11日

大概十年前，我們在南中國的幾個堂區剛剛開放起步的時候，每逢復活節和聖誕節我們都會邀請司祭和唱經者來香港、深圳和廣州來幫我們舉行禮儀。現在司祭夠了，但襄禮不夠了：）今年復活節我們請了一位開始學中文的斯列堅斯基神學院的學生。我希望這次香港之行不僅能讓他覺得有趣，還有所收益。當然，我們也是很高興的。和神學院合作是很重要的，這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不僅要在中國發展對傳教的興趣，還要在俄羅斯發展對中國傳教的興趣，並且要找到實在的著力點，在中國也一樣。

3月12日

3月12日

似乎，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以前中國並沒有一種佔主導地位的宗教。比如伊斯蘭就曾緊密地和少數民族聯繫在一起。但現在情況在發生劇烈改變，越來越多的漢族人對伊斯蘭和它的靈性、克修（如果可以說有的話）感興趣。漢人失去了自己傳統生活方式的根基，現在正尋找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並且還不僅僅是在佛教和基督教之間尋找。現在伊斯蘭變得越來越流行的情況讓人稍覺意外。所以我們也有一個任務，必須要用中文闡述正教對伊斯蘭的觀點，首先必須從靈性的層面開始闡述。

3月13日

今天是寬恕主日，紀念亞當被逐出樂園。在抵暮課和寬恕禮儀後，我們今天在堂區舉行了一場謝肉節的表演。俄羅斯歌曲《哦，無垠的草原》和古琴的《酒狂》銜接得簡直天衣無縫。還有一首古琴曲據說是普世大洪水之前的遺音。

譯者有話說：這首傳說來自遠古的遺音即《神人暢》。《西麓堂琴統》（1549年）中此曲題解為：「謝希逸琴論曰，神人暢唐堯所作，彈琴神降其室，故有此弄。古今樂錄曰，堯祀天，座有神，見堯曰，洪水為害，命子救之。」《古今樂錄》曰：「堯郊天地，祭神，座上有響，悔堯曰：水方至為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

3月14日

3月14日

大齋期開始了。今天根據禮規舉行禮儀。我們今年決定早上禮儀九點開始，往年齋期禮儀都是七點、八點就開始。覺得這個決定很正確，因為整天都感覺精神不錯，在做禮儀的時候也很清醒。

今天完成了《正教教會略史》的校訂工作。這本書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在保加利亞和香港都校訂了兩次。這可能是第一部中文的由正教作者寫的全體教會史。我們開始排版了，希望能在大齋期第二週出版。

今天在早晚禮儀之間去了兩次我們的教堂新址，因為來了幾個搞裝修的，有可能和他們簽約。他們測量了一些數據，談了一些裝修的細節問題。要看看他們給出的預算，對比一下再做決定。

3月16日

香港有一些天主教和聖公會家庭，全家都奉教，但他們的信仰不僅僅是家庭傳統的遺傳。正是這種家庭傳統常常成為他們步入正教的阻礙。我們這裡有一位女士，她已經來我們教堂好幾年了，她的父親是聖公會有名的翻譯和編輯。這位女士希望成為正教徒，她讀了不少正教的書，也很喜歡參加我們教堂的禮儀，有時候還幫我們校對翻譯。但是出於對父親和自己家庭的聖公會傳統的尊重，她沒有走出這一步。齋期的時候，她有時會在禮儀間的空閒時間給我送來一杯咖啡，表示她的關心和尊重。今天在抵暮課前，我們又一起喝了杯隔壁咖啡店的咖啡。每次她來的時候，我都會想起救主秘密的門徒——

3月17日

尼哥底姆。確實，有時候我們迫於生活中的一些境況，難以進入教會。

3月17日

今天收到了仙台的塞拉芬主教的信。主教說，他們教區的一位信徒去世了，他在世時負責收集、保存舊書。在他的藏書裡面就有北京傳教團十九世紀末出版的禮儀經書。主教答應三月末寄幾張這些書的照片過來。日本保存著很多北京傳教團的出版物。當時這些書被帶到了日本，輔助日文禮儀經書的翻譯工作。中國義和團起義時，很多書都被毀了。然而日本保存的副本卻可以幫助復原很多



北京傳教團1879年出版的聖詠經。

東西。現在我們在校訂聖詠經，這本書的影印版也是在日本製作的。

譯者有話說：又是一例原籍於中國丟失，最後借助日韓的藏本復原的情況。

3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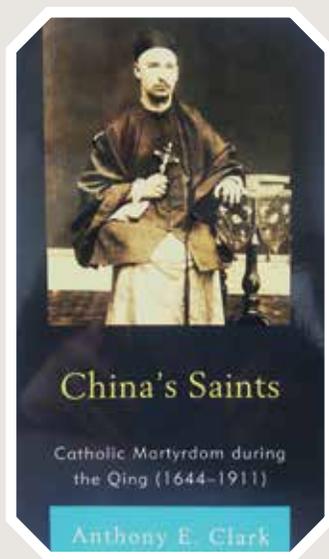
今天，一位認識的澳大利亞的俄羅斯域外教會的輔祭轉交給了我們幾件襄禮服，正好各種禮儀顏色都有，我打算給我們的中國襄禮員迪米特里用。迪米特里很滿意，因為他襄禮的時候經常沒有襄禮服穿。我們和澳大利亞有歷史上的聯繫。1972年，香港聖彼得聖保羅教堂關閉的時候，所有的教會聖器、祭服、聖像都送到了澳大利亞，主要是送到了墨爾本的堂區。現在墨爾本堂區

3月19日

的信徒送回了兩尊聖像，這兩尊聖像標示著1934年到1972年的香港堂區和我們之間的繼承關係。

3月19日

今天收到了從西雅圖寄來的安托尼·克拉克教授的書，上面還有作者本人的贈語。我們是在十月的一次研討會上認識的。克拉克教授是中國天主教歷史領域的專家。這段歷史當然很豐富，也能給人很多啟發。克拉克教授在做研究的時候，也找到了一些北京東正教傳教團的照片，



克拉克教授的書。

他答應在近期就把這些照片轉交給我們。當然，中國東正教傳教團的材料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教學和比教學領域都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在中國學界的研究就更不足了。那我們就要盡力填補這些空白。

3月20日

五年多以來，我們每年都會翻譯牧首的復活節和聖誕節的文告。今年牧首府的辦公室又託付給我們這件讓人高興的任務。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翻譯很樂意無償奉獻，譯文不收費。今年我準備請安納托利神父來完成這件光榮的任務。根據通常的習慣，安納托利神父也會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上朗讀中文版的文告。

3月22日

3月22日

今天是阿爾巴金聖母像的瞻禮，這是正教會在中國的庇護者。我們舉行了事奉聖禮。由於節日和塞凡湖的四十位殉道者的瞻禮重合，所以其實任何時候都可以在齋期舉行預祭事奉聖禮。阿爾巴金聖母像顯現於1666年，二十年後，阿爾巴金城被清朝軍隊攻下，那裡的哥薩克人和城堡裡的司祭馬克西姆·萊昂提耶夫被俘虜，隨後被帶往北京。這就是近代中國東正教史的開端。當時的哥薩克人的後裔，被稱為阿爾巴金人，大概幾百人，直到現在還生活在北京和周邊地區。根據傳統，他們認為自己是正教徒。但遺憾的是，信仰對於他們來說常常只是源於對家族、民族傳統的忠誠。就算可以根據平

信徒禮規組織自己的祈禱生活，他們對此也並無熱情，不及自由選擇正教信仰的其他中國人。其實，阿爾巴金人的這種不冷不熱的態度也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傳統。當時北京傳教團的首領和一些俄羅斯學者（比如卡拉斯托維茨和斯卡奇科夫）數次提道，阿爾巴金人在信仰上並不堅固。然而，他們中依然有在義和團時期出現的中國聖人、殉道者。

就我個人來說，阿爾巴金聖母像——「聖言成了血肉」——象徵的是正教在中國的誕生，是俄羅斯和俄羅斯教會所醞釀的果實。而我覺得自己生命最深刻的意義與使命之一就是全力為這一「誕生」而事奉。將來的結局只有上帝知道。很難期望「整個國家受洗」、「全民族皈依」。然而在上帝面前，哪怕一個人也是無限珍貴和無限被愛的，就算是一個人也值得為之事奉。

今天塞凡湖四十位殉道者的福音書講的是被召進葡萄園的工人的比喻。那些最後在中午前一小時才進園的工人，我以為是中國正教傳教者和



聖彼得聖保羅教堂聖像屏上的阿爾巴金聖母像。

中國教會本身的象徵。我們寄望於上帝的仁慈和慷慨，對其而言，最末與最初之人一般無二。

3月23日

有時候，遇到一些沒有依據的批評，需要費不少心力才能克制住，不至於難過。比如，就翻譯來說：我們花了不少功夫，但其實，我們也知道，這個工作是無窮無盡的，而我們各方面的能力也都是有限的。但有時卻會受到一些空泛、不成條理的批評。要不就是不喜歡，要不總是哪裡不對勁（用詞、風格、簡繁體，不一而足），但卻從來給不出具體的建議，泛泛而談。反正「感覺不是太喜歡」。如果請這樣批評的人參與翻譯工作：那請您說說，您有什麼改善的意見？您覺得哪裡有紕漏？馬上一—沒時間，要麼就是「不懂行」，「謙卑」地沈默了……這就是讓人覺得難過的地方，提出批評的常常是那些甚至不願意負一點點責任，也不願意出力

3月25日

的人。這樣的人信口而談，而你卻百計思量，急得不行……最後發現，這些人其實怎樣都無所謂。他們又會說：「你們做的都是些什麼東西？」要是說這些話的人中能有一個自己做點東西出來，我是真心高興的。希望上帝賜予力量讓我們能繼續工作，說不定在未來真的會有人需要呢。

3月25日

可能，是時候用中文進行禮儀了，可能在每週六舉行。安納托利神父可以主持，而我們的誦經士可以唱經。也許這會讓我們擁有更多的中國教民，不過他們自己本身就對組織中文禮儀沒太大熱情。但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任務——完成禮儀的中文文化：文本、唱誦，各方面。

3月26日

今天我們發布了新的iPhone手機應用程式——正教日曆。這次我們出的是俄語版（中文版、英文版我們已經出過了）。謝謝出色的程序員阿列克謝，他可以說是完全自願地在幫助我們，一切的東西都是他做的。工作量很大，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安卓系統的應用程式已經有好幾個了——祈禱書、日曆、聖詠。希望上帝能讓這項工作成功地開展下去。我們現在也在做新的堂區網頁，一共四種語言。焦急地等待著網頁文字版的完成。

3月27日

3月27日

今天普希金的詩一直不停地在腦裡，像副歌一樣揮之不去：

勿懼羞辱，不求冠冕；
寵辱漠然待之，
愚者不與之爭。

這確實是智慧。願上帝賜予這樣的智慧。有時候會聽到一些不經思考的話，但還真是難以爭辯，有時候還會聽到誹謗。這些東西都會來，只是為浪費的時間和精力感到可惜。然而，經歷這些事卻能帶來經驗。但上主也賜予了安慰。今天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為我們新教堂的祭台捐了一筆款。我請他告知名字，好能在禮儀中紀念他，但

他回答說，奉獻綿薄，但也是出自一片誠心。他是個猶太人，最後也沒告訴我名字。主，求你仁慈垂顧你的僕役，你知道他的姓名！

3月28日

為祭台的籌款進行了三天多。回應的有俄羅斯人，有中國人。有時候一些觀點認為，慈善在中國並不太流行。但其實非也。很多人是非常有奉獻精神的，也很熱心。問題在於信任度。中國社會現在在各個層面存在著信任危機：對政府的不信任，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但我很多次都的經驗讓我確信，只要擁有信任，在中國很多人都極為熱心。我覺得，我們為祭台進行的籌款就能很好地證明這一點。

3月29日

前段時間，主教公會決定在全教會為中華殉道者宣聖，不過出現了問題。首先是主教公會將殉道者的瞻禮從六月二十四日移到了二十三日，並且沒有解釋原因。我聽說是工作程序出了一點問題。對於那些真正紀念殉道者瞻禮的人來說，這有點意外。這需要改正，或者給出解釋。

還不光是日期的問題。《中華福音》雜誌2000年第一期的文章《1900年受難於北京的中國正教會殉道者》（<http://www.chinese.orthodoxy.ru/russian/kb3/Martyrs1.htm>）和《1900年在中國被殺害的正教基督徒名單（據受害基督徒的親人、鄰居、目擊者之報告）》（《中國正教昆仲會通報》，1904年，6-7期，2-11頁）

(http://orthodox.cn/localchurch/izvestijabratstva/1904/19040701izvestijabratstva3-11_ru.htm)，都紀錄了233位受難者，而且208位在兩處都有提到，但還有25位，只在其中一處被紀錄為殉道者。並且其中許多人沒有紀錄姓名，在紀錄的地方還常發現丈夫、妻子、子女的姓氏不一致。所以出現了一個問題——現在中華殉道者即將在全教會宣聖，那麼教會領導層是否已經有一份確定的殉道者名單？

般克拉提主教是宣聖委員會的負責人，他說，關於中國聖人瞻禮日期的問題有過非正式的討論。如果說到這個問題，我覺得將瞻禮定在六月二十四日比較合適，也就是在中國殉道者瞻禮的後一日。這樣的話，就可以遵守兩日瞻禮期的老傳統，而最隆重的一日則是六月二十四日。但為中國聖人確立瞻禮

3月30日

日的這個想法卻很有些意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盡量避免引發中國政府的反感。因為中國政府對於義和團起義期間受難的殉道者的態度是相當消極的，所以在慶祝中國諸聖的時候，重點會從「令人尷尬」的殉道者轉移到聖人身上。但我不覺得對聖人的敬禮應該受制於無神論政府的觀點影響，我覺得不應該把這個問題政治化。

3月30日

今天是中國的庇護聖人之一——陶里達大主教聖固里的瞻禮。2008年4月18日，烏克蘭正教會聖主教公會將其加入地方敬禮聖人之列。得到弗拉迪米爾都主教的祝福，基里爾（郭臥龍）神父將帶有小塊聖髑的聖像轉交給了我們。

後來，我們又獲贈了一尊帶有聖髑的聖像，是當時在克里木參與發掘聖髑的考古學者送給我們的。

「……在高級神學院結束學業後，修士司祭固里被派往北京傳教團。1840至1850年間，固里神父在遙遠的中國進行著使徒般的勞作。1851年，他被調回聖彼得堡，在這裡他被提升為修士大司祭。1856年，修士大司祭固里又再次前往中國。他在中國居住了十八年，起初作為傳教團成員，後又成為傳教團領導者。他精通中文，可以流利地用中文進行交流、讀寫。因此，他將新約、聖詠和一些禮儀經文翻譯成了中文。他所進行的使徒般的勞作結出了豐碩的果實：當時有幾百位中國人接受了正教。後來義和團起義時（1900年），在六月二十三號到二十四號（公曆）的夜間，固里神父的靈性子弟——以司祭殉道者彌特羅梵為先的222位正教基督徒殉道致死……」

從1867年開始，他成為了陶里達主教，1881年4月12日升為大主教。

聖人的聖髑如今安奉在辛菲羅波爾的聖彼得聖保羅大教堂。在聖髑的旁邊則是222位於北京受難的中華殉道者的聖像。

「我們的父，聖固里，中華全地及陶里達都浸透著你的使徒之言，因你教導眾人於同一之神性中認知聖三。」



基里爾神父（郭臥龍）將帶有聖固里聖髑的聖像轉交給中國的堂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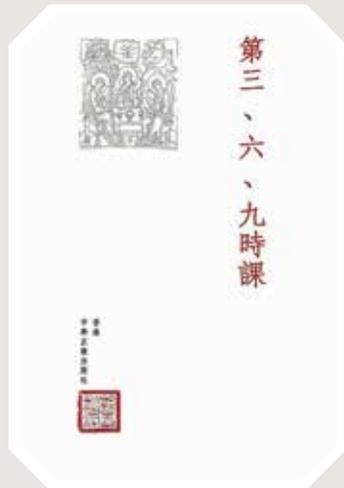
今天，正教文獻的中譯者都特別地敬禮聖固里——他確實是他們的庇護者與代禱者。今天也很高興能在預祭事奉聖禮中紀念他。

譯者有話說：客觀來說，聖固里的譯文並不太完美，有一些不合乎漢文文法和表達習慣的地方，以及一些令人費解、難以考證的字詞。

3月31日

今天我們公布了時課經的翻譯——第三、六、九時課。斯拉夫語、中文對照本。其中的聖詠部分用的還是吳經熊的版本。遺憾的是，因為這件事，堂區裡面出現了一些紛爭。有些中國信徒堅決不願意使用。原來是因為這

個譯本相當艱深。這應該是聖詠翻譯中體裁形式最高的。但現代中國人對古典文學的了解有限，如果不認識某些字，就無法完整地讀出聖詠，而對於聽者來說，理解起來就會更困難。聖詠是有韻律的詩歌，但這一特點在斯拉夫語譯本的聖詠中蕩然無存。有人認為，應只求文意，譯文之美可以不用理會。但我對這種觀點無法完全苟同。我認為參加禮儀是需要準備的，禮儀的語言（直意，也就是禮儀經文所使用的語言）需要學習。但是，我們仍然歡迎吸收各種意見。我們也尊重各種觀點（甚至是並不了解翻譯的人的意見）。比如說，如果有人拿著準備好的文本來給我們說：「可以照著這個修改」，這是很好的，可是這種事通常不會發生。我們決定使用幾個版本的聖詠——



時課經封面。

思高譯本（現代口語）、北京傳教團譯本（譯本的影像版已經轉換為文字檔，我們現在正對其進行校正）。後者為半文言，已經比較容易理解。還有一些人閱讀繁體字比較困難，但其實我覺得，這個算不上什麼困難，只需要一點功夫就可以習慣閱讀繁體字——只要有心。我們還是會出版簡體字的版本。不過因為轉換成簡體字又要花費一些功夫，所以對整個版本提價百分之十是合理的。

4月3日

4月1號和今天我們都開放了教堂的新址。星期五我們正式公布了教堂的新地址，也舉行了「世俗活動」——伊萬·朱卡的攝影展，畫家好心地將自己的作品送給了我們。這些畫很多人都很

喜歡，而且很多中國人也來參觀了攝影展，這也很讓人高興。還有人想買下來。但遺憾的是，星期五和今天並不是所有的中國教民都有來。今天事奉聖禮之後我們在新教堂地址舉行了祈請儀軌，希望裝修能順利進行。安納托利神父很喜歡其中的一幅攝影作品。複雜的裝修階段開始了，一切的問題都要深入考慮。可能最近幾個



為裝修順利進行舉行的祈請儀軌後，和我們的堂區教民尼古拉在一起。尼古拉是這次為教堂進行裝修的公司的代表。

月都要為這件事操忙。到現在錢也還沒籌夠。雖然我們4月1號的通告和今天的活動帶來了一萬八千港幣的捐款，但對於裝修所需的整體費用來說，這真是杯水車薪。

4月4日

今天是中國的清明節。這是紀念逝者的中國傳統節日。節日在冬至後的一百零四天（春分後的第十五天）。清明節在四月初。這一天中國人會去踏青，享受到來的春天，也會去祭拜先人的墳墓。我覺得在中國應該在這種傳統的紀念亡者的日子舉行教會的紀念禮儀。

在中國大家會打掃墳墓，用新發的綠枝裝飾墳墓，還會給土地神奉獻果

4月7日

蔬，也會焚燒冥幣（「出於土，也要歸於土」）。這個季節梅花開了，此時當為賞梅的時節，這就像是欣賞美麗的生命。在中國，生命常常被認為是美麗如花的，也是易逝的，它值得被欣賞。

譯者有話說：此處所說的應該不是梅花，因為清明時節梅花的花季早已過去了。此處所指應該是中國傳統詩文中傷春的情結，並由傷春進而感嘆生如春華，美麗卻易於飄逝。

4月7日

「今日乃是我們救恩的初始！」
今天是聖母領報節。今天我們三個人一道舉行了禮儀——安托尼神父、安納托利神父。這次有很多香港人參加禮儀，

香港手札

一些天主教和新教的團體時不時會對我們表現出興趣。他們會提前寫信告知什麼時候來參觀，會詢問各種細節：該怎麼準備，穿著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在通信的時候我們會回答他們的一些問題，將一些中文資料發送給他們。但遺憾的是，他們的興趣都是流於表面的，所問的問題涉及的也只是關於十字架的形狀、香爐上的鈴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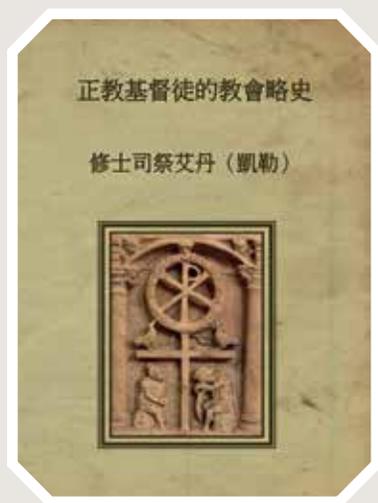
聖母領報節的聖彼得聖保羅教堂。

聖像屏之類的事物。當然，在這樣的訪問過程中，我們會分發一些小冊子給他們，上面會有關於正教會的基本信息，希望他們能讀一讀。安納托利神父今天的講道很好，講到了上帝之母以及人的尊貴，而人之尊貴正好是通過對上帝旨意的服從而得到確立。唱經席唱了一點中文，不多，但用中文讀了很多。禮儀之後我們又談到了在中國舉行禮儀使用語言的問題。這個問題還相當複雜，顯然需要實踐和時間來決定。比如，在香港很多人在禮拜的時候更喜歡用英文。在我們堂區，俄羅斯人對禮儀中文化這件事比本地人更積極，這著實令人有些意外。

每到節日，我們都會在君王門兩側懸掛本節日的書法中文名。

4月8日

今天，一本等待已久的書終於付印了，這是第一本以正教觀點講述教會歷史的中文書。書是從艾丹（凱勒）神父的英文書《給正教基督徒的口袋基督教會史》翻譯過來的。這本書我們翻譯了很久，校訂、排版也花了很多時間。



《正教基督徒的教會略史》封面。

4月9日

西安、香港、索菲亞、波士頓和莫斯科的好幾個人都參與了這本書的出版工作，現在終於完成了。

4月9日

教堂新址的裝修開始了。感覺好像整個頭鑽進了漩渦一樣。這裝修不是鬧



教堂新址裝修開始。

著玩的遊戲——不得不請別人援助，甚至需要借款。這可不是玩笑，裝修總共需要一百二十萬港幣，而且這其實是最底的估價。香港經濟主要就是服務業，而且這裡的不動產是世界上最貴的。

4月11日

我很早以前就答應給彼得堡的一家出版社寫一篇關於東正教文獻的中譯情況的文章，現在終於寫完了。這篇文章是和亞歷山大·迪米特連科一起寫的。亞歷山大是我們堂區的襄禮員，也是中國正教傳教團歷史的專業研究學者。現在引用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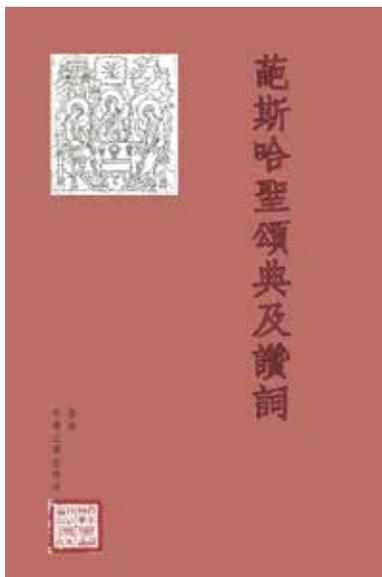
「如今東正教文獻的中譯工作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翻譯和出版項目得到的資金支持不足。譯者、編輯者、審校者、排

4月12日

版者、出版者需要定時、定期協同合作，這就意味著必須要有足夠的資金和時間。而缺少專於東正教文獻（特別是禮儀經文）翻譯的專業人士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培養這樣的專業人士又涉及到時間和資金的問題。聖彼得聖保羅教堂和中華正教出版社將感謝所有為翻譯及出版工作提供物質及專業技能支持的人士。教堂和出版社在十五年間所完成的工作全都得益於中國、俄羅斯、美國及其他國家正教基督徒的支持。」

4月12日

馬上就要到復活節了。每年到了這個時候就會覺得事情多得完全來不及做——而在受難週就要暫時放下所有的事務，盡可能地專注於受



葩斯哈聖頌典及讚詞。

難週奧妙的禮儀。所以現在我們加緊工作，趕在復活節之前出版一些書。今天我們又急忙給復活節聖頌典的中譯本進行了排版，發布了出來。其實，聖頌典去年就已經有了，只不過是作為另一本書內容

的一部分。現在我們既然專注於禮儀經文的出版工作，自然也就應該將復活節聖頌典單獨出版。

4月13日

我經常在想，香港不僅本身是一個有趣的地方，而且從傳播東正教的角

度來說也非常有意思。因為香港是連結中國和世界的橋梁，它對中國內地的意義是非常特殊的。基里爾牧首在哈爾濱的時候，他對我說，他很明白香港的意義：香港是一個已經回歸中國的地區，但它沒有中國內地的種種法律限制。當時我們堂區還沒有中國司祭，現在我們有了一——安納托利·神父。龔神父是香港人，出生在中國內地，是一個成熟的擁有生活經驗的人，而且受過很好的教育。他的母語是中文。我堅信我們堂區的中國司祭應該在最大程度上參與所有與東正教在中國正常化有關的活動，不管是以正式的形式還是非正式的形式。如果不重視我們現在擁有的這些機會，那麼對時間造成的浪費將是不可饒恕的。而不明白這種機會的人，只能讓人覺得不夠資格。

4月14日

今天，牧首府的有關方面準備任命我當《初識東正教——給居住在俄羅斯的中國人》這本書的責任編輯。最開始，教會高層委員會在牧首的祝福下準備出版這本書。這本書的翻譯工作委託給我們完成，我們也在期限內成功地完成了翻譯。但現在發現這本書沒有責任編輯，所以在出版的時候出現了問題。總的來說，我覺得這本書原本的意圖和它如今所採用的形式不相符。一本兩百多頁的書包含著各種類型的文章，這怎麼看來都不像一本傳教冊子。也許插圖的使用可以改善一下這種狀況，但總體上來講，我覺得這個項目是不成功的。我雖然沒有拒絕這本書的編寫工作，但要當責任編輯，我沒這個想法。

4月15日

4月15日

今天收到了一條消息，如果不是因為一系列狀況的話，本來應該是很讓人高興的。終於（還不到兩年喲！），牧首邀請中國朝聖者前往俄羅斯朝聖的具體日期確定了。當然，牧首的這一邀請是讓人非常高興的。而且這種機會本身也非常寶貴（雖然這已經不是中國正教徒第一次去俄羅斯朝聖了。我組織過兩次朝聖，一次是去伊爾庫茨克，一次去阿爾巴金。還有一次是讓安納托利神父和中國信徒去了聖地）。但朝聖團的成員選擇方式卻讓人覺得很遺憾：非阿爾巴金的中國正教徒都沒有進入名單。而且在確認名單的過程中有不少暗箱操作。在我看來，又失去了一個加強中國信徒團體內部關係的機會。

這一關係本來就比較錯綜複雜。一條分界線橫亙在阿爾巴金人（主要是因為民族家庭傳統而成為信徒，但和信仰實踐離得很遠，他們更多的是關心自己特殊的地位，而不是基督徒該怎樣生活）和近年來有意識地自覺選擇正教信仰的中國年輕人之間。這些年輕人的認真態度、所受的良好教育以及他們的虔誠都是值得讚嘆的。我希望，正是靠著這些人的努力，中國正教會能擁有自己的未來。

4月16日

幾年前，在東京的一次研討會上，我有機會聽到了上海義大利文化中心主任的報告。這位先生和明末來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是同鄉。這個村鎮

的居民擁有出色的音樂才能——這篇報告也將音樂和中國基督教傳教的主題結合在了一起。利瑪竇在前往中國的時候，似乎冥冥中有定數，隨身帶了一架擊鍵琴，並且利瑪竇帶著這架琴進入了中國皇宮。當時的中國士人認為不通音律者是無知粗鄙的，不屑與之交流。成功的是，利瑪竇帶了一架擊鍵琴，這是在此之前中國人從未見過的樂器。他演奏了一曲中國的音樂，又演奏了一曲天主教會的音樂。在皇宮裡他獲得了成功，而進行文化影響的大門也在一段時期內向他敞開了。

正教會在中國至今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音樂傳統。我們現在就在這個方向上做著一些嘗試。不久前寫成了中國風格的事奉聖禮音樂，並且出版了音樂光盤。今天，中國正教會又收到了一份非比尋常的禮物。在妮娜·斯塔羅斯金娜——北京聖母安息堂的唱經指揮的努力下，中國八調系統建立了。現在暫時只有小讚詞的調。八調系統的結構和俄羅斯八調系統相近。前四調建立在古琴古樂（十五世紀）的音調基礎上。剩下的四調則

香港手札

以福建南音音調為基礎。南音被認為是唐代音樂的繼承者。現在就需要編輯排版、印刷，再將它唱出來。但要讓它進入教會日常的禮儀中卻是更加困難的任務。問題在於現在中國大眾的音樂知識水平並不高，不可和利瑪竇時代相比。順便提

第六調 復活遣散頌

大 能 的 天 使 降 臨 于 祢 的 墳 墓，
Da - neng-de tian-shi jiang - lin yu Mi de fen - mu，

守 墓 的 士 兵 變 得 如 同 死 人 一 般，
shou mu de shi-bing bian - de ru - tong si - ren yi - ban，

瑪 利 亞 站 在 墳 墓 前，
Ma - li - ya zhan zai fen - mu qian，

尋 找 祢 至 潔 的 遺 體。
xun - zhao Mi zhi jie de yi - ti。

祢 劫 掠 了 地 獄， 未 受 它 的 轄 制；
Mi jie lue-le di - yu， wei shou ta - de xia - zhi；

祢 遇 見 了 童 貞 女， 賜 予 生 命。
Mi yu - jian - le tong-zhen Nu， ci - yu sheng - ming。

自 死 者 中 復 活 的 主， 榮 耀 歸 於 祢！
Zi si zhe zhongfu - huo - de Zhu， rong-yao gui - yu Mi!

第六調副讚詞。

一下日本，他們最後也沒能形成自己的教會音樂傳統，當時應該是缺少創作潛力吧。希望中國的教會音樂能夠以一條更為有意思的道路發展。雖然現在要讓大眾接受中國傳統的教會音樂，要比在明清時困難得多。

譯者有話說：前四調音樂所參考的古琴曲出自現存最早的琴譜《神奇秘譜》（1425），但並不意味著譜裡的曲子是明代的作品，相反，裡面收錄了大量的上溯至先秦、漢魏、唐宋時期的古曲。比如，第一調的靈感來自琴曲《頤真》。此曲是盛唐琴師董庭蘭所作，旋律怡然蕩跌，與如今常聽到的晚近的中國五聲音階音樂相比，意趣大有不同。

如今普通大眾的總體音樂修養肯定不會比明代低，畢竟教育在普及，時代在發展。但是由於西方音樂（包括古典、流行音樂）在世界範圍內深遠的傳播，大眾對其早已熟悉，甚至相當喜愛、奉為圭臬，創作本民族教會音樂的興趣也大大減弱了。

4月17日

我在大連祝聖了兩艘捕魚船，這兩艘船是在大連船塢給薩哈林造的。感謝上帝——現在中國造船業很發達，所以希臘人和俄羅斯人都經常在這裡訂購船隻。我每次去大連都很高興，這是中國最舒服的城市之一，在中國北方，可能是最怡人的城市。這裡也有一個不大的



大連船塢的俄羅斯漁船。

4月20日

正教團體，他們在主日都會定時聚在一起，用平信徒儀軌進行祈禱。有時候我們也會在這裡舉行事奉聖禮。這次大家都想著要在下一個復活節邀請司祭去舉行禮儀——希望上帝成全！讓人很高興的是，中國信徒也會來參加這些祈禱、禮儀，而且這裡的信友也在專門搜集中文的禮儀經文。這次我帶了一些新書到大連，充實他們的藏書。

4月20日

當然，我們是知道怎麼烤古立奇（復活節的圓柱形甜麵包）的。但是我們每年依然會從新疆訂購。那裡的正教徒都是依照傳統配方烤製的。我們希望能支持他們的堂區，並且支持傳統本身，讓他們感覺到他們的努力是大家需要的，



來自烏魯木齊的古立奇——受難週之前烤製工作就開始了，因為要趕在復活節前寄到中國各個地方。

而且不僅僅在新疆是需要的。所以今年我們照舊從烏魯木齊訂購了古立奇。

4月24日

根據中國各個堂區的習慣，今天在台外祝文之後，我們祝福了今年的新茶，我們用了中文、斯拉夫文誦念了祝福經文。

4月25日



新茶得到祝福與聖化…

4月25日

受難週以幾位貴客的到來拉開了帷幕。我們的修女——在香港和南中國教會復興之初即開始效力的新迪維耶沃修道院的娜塔莉雅，從紐約出發，經莫斯科，終於到了香港，不亦悅乎。

以利亞——斯列堅斯基神學院的學生，正在學中文，在今天夜晚的禮儀之前也到了，他這個星期會在至聖所和唱經班給我們幫忙。聖週總是充滿了各種相見、出人意料的禮物和突發事件。比如今天，我們堂區的熱心信徒就派人給教堂送來了一大袋芒果和木瓜。還有人給至聖所送了一套耶路撒冷的感恩祭聖器。我今天也收到了南昌女裁縫新做的廣袖外袍和內袍。

4月26日

今天俄羅斯駐香港總領事A·B·科茲洛夫訪問了我們的堂區。我一般不邀請官方人士訪問我們的堂區，通常是他們邀請我們。但這次就完全不同了。亞歷山大·維克托羅維奇是一位相當客氣



俄羅斯駐香港總領事來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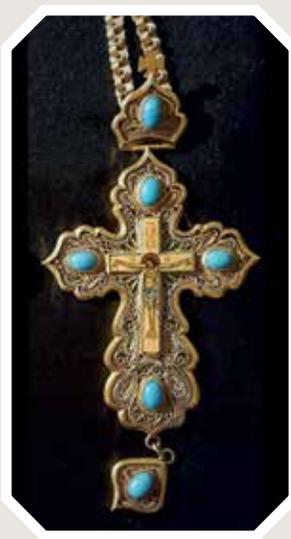
而細膩的人，出色的外交家。他非常善於傾聽，和他交流相當愉快。我們認識已經很久了，那時我還常常去北京舉行禮儀。這次我們對互相都有了新的了解，似乎又重新認識了對方，這是很高興的事。希望上帝讓每個國家都能有更多這樣的外交家。現在在香港，領館能給予我們的實在的幫助是很有限的，特別是因為我們是一個以傳教為目的的堂區。

4月27日

我今天在禮儀的間隙去了一趟印刷儀器展銷會，說是會很有意思，但是可惜，並不有趣。都是些包裝用品和印刷包裝的機器。不過這場失敗的展銷會還是無法阻擋「高科技的進步」啊！我還想起了新買的蘋果電腦，用它換下了忠心耿耿事奉了多年的老電腦。iMac是懂行的朋友們推薦的，我冀望的也正是他們的推薦。在香港這麼狹窄的地方，iMac沒有主機佔用多餘空間，這已經是無可辯駁的優點了。

晚上又有一條新聞。牧首在葩斯哈到來之際，授予我配戴寶十字的權利，還祝福我可以「自行戴上」。有意思的是，我還真有寶十字可以戴。聖誕節的時候，一位神父來我們這裡作客，舉

行禮儀，還送了我一副寶十字。大齋期之前，我們堂區的一位塞爾維亞教民又送了一副寶十字…我們的中國誦經士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席話，如果日本的等使徒聖尼古拉是牧首的話，他應該已經把你的鐵十字都取掉了吧。愛人適時地反駁說，這講的應該是戴帕納吉亞（主教的胸前配飾）吧。其實，我的努力還配不上獎勵，我就把它當成是「預支」吧。



葩斯哈來臨之際，
寶十字。

4月28日

今天我們教堂來了一位在上海上學的波蘭學生，他現在在寫關於東正教在中國的論文，所以過來採訪。我們很有



年輕的波蘭學者來訪。

興致地交談了一個半小時，談到了很多問題，對比了東正教與天主教的傳教概念、與中國政府相處的態度，這讓我很高興。最後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正教會在中國的複雜境況不僅是因為信徒人數稀少，也在於中俄複雜的雙邊關係投射影響到了宗教領域。

4月30日

4月30日

願一切生靈靜默…在受難週這些日子裡其實真的不想寫日記。

今天是我被祝聖為司祭的二十二週年紀念日。在被祝聖的那天，聖週六，因為我即將接受祝聖，所以穿上了白



聖週六，基督的殮布。

色的祭服，而其他所有人還穿著黑衣。今天在我們教堂裡，新受洗的兩位香港信徒——格奧爾吉和亞歷山大也穿著白衣，列席事奉聖禮，這時候大家也都還穿著黑衣，還在等待著即將到來的復活喜訊。我們祈禱，希望這天也能成為這兩位新受洗者生命中值得紀念的日子——當一個人獲得了圓滿的恩典時，他就會圍繞著這一圓滿構建自己生命中其他的一切，因為這就是存有的中心。

5月1日

基督的復活，葩斯哈

基督復活了！

夜裡的禮儀和往常一樣，擠滿了人。禮儀的主要語言有斯拉夫語、中文、英語。唱經班很努力，唱了一些

中文，很是讓人高興。福音書也用了各種不同的語言誦讀：希臘語、德語、法語、格魯吉亞語、拉脫維亞語和烏克蘭語。

今年北京、廣州、上海都有夜裡的禮儀，上海在復活節當日還有禮儀。這次莫斯科神學院的修士上司祭梅樂提到上海舉行了禮儀，我們很早以前就開始在大節日邀請他來幫助我們。



葩斯哈事奉聖禮之大聖入式。

5月2日

葩斯哈當日，抵暮課之後，我們為教堂搬遷和裝修舉行了一場慈善拍賣會。非常感謝支持拍賣會和給出拍價的贊助者們。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拍賣會之後還舉行了餐會，準備了不同的食物，包括手抓飯。晚上我們又出發前往



為教堂搬遷和裝修舉行的慈善拍賣會。

5月4日

深圳，在夜裡舉行禮儀，和迪米特里神父以及深圳的教民分享復活節的喜樂。

5月4日

今天迪米特里神父在昆明給兩個人進行了洗禮。我們時不時會去昆明，那裡有一個不大的正教基督徒團體。其



昆明的家庭教堂。

中的一家人將家裡的一間房間改作了教堂，我們就在這座教堂裡舉行事奉聖禮。種種情形都很像基督信仰在早期的狀況。教會也正是在那時慢慢成長、壯大。

5月6日

我們又推出了新的AppStore的應用程式——中文東正教文庫的手機版。要特別感謝台灣的程序員阿列克謝·斯米爾諾夫。我們所有的網站項目都是由他提供技術支持。

5月7日

今天晚上為一位希臘人舉行了葬禮。他意外地在香港去世了。他的

5月8日

親友沒打通這裡的希臘堂區的電話，所以請我給他舉行葬禮。通常，香港的都主教都假裝我們根本在這裡不存在。有時候，他的一些堂區信徒也跟隨他忽略我們。然而基督的死亡和復活讓一切都各就各位，讓所有人平等。

5月8日

今天是托馬斯主日。聖使徒托馬斯是中國的天國護衛者之一。根據古老的傳承，他當時來到了中國的西北部地區傳播福音。我們堂區每年在這一天都會組織中國信徒的復活節聚餐。今年由安納托利神父主持，但遺憾的是，今年參加的人比去年要少。我很希望通過這樣的聚餐幫助中國的信徒聯合，因為在香港，由於我們和君士坦丁堡堂區的摩

擦，本地信徒團體在某種程度上是撕裂的。中國的信徒其實應該在節日裡聚在一起，不管隸屬於哪一教區。教會是要讓眾人合一，而不是分離。如果有人棄絕教會的這一使命，那麼他就是和教會的精神與事奉背道而馳。

現在在中國，存在著不少撕裂的情況——老一輩的上海信徒只接受自己的同鄉（比如教會事奉人員），阿爾巴金人不想認識新受洗的中國信徒。這些撕裂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人的驕傲。可能，也只有教會才能彌合這些撕裂。只有當中國信徒能在自己的圈子裡消除互相間的敵意時，他們的信德才會變得明顯。有時候，接受外國人反而更容易。而且有不少中國人在有機會的時候，還很樂意扮成外國人。

5月9日

5月9日

安納托利神父今天與天主教廣州教區的甘主教進行了會面。希望天主教在中國複雜而豐富的經歷能給我們在傳教和與政府發展關係的問題上，帶來一些啟示。



安納托利神父與甘主教。

5月11日至27日

這是本季度香港日記的最後一篇，因為這幾天的事都發生在中國境外，所以會對它們進行單獨的記述。

5月12號到18號我與安納托利神父以及我們的中國朝聖者在格魯吉亞朝聖。可以說，我們這次旅行不單止看到



來自中國的朝聖者在格魯吉亞。

了古老的教堂，不僅敬禮了格魯吉亞的聖物，更是完全體悟到了活生生的充滿恩典的教會的神髓。最重要的是對活生生的教會以及修道團體的體驗。中國的正教徒非常缺乏在靈性環境中生活的機會。嚴格的說，這裡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正教團體。可能，中國的某些正教徒會考慮在格魯吉亞和格魯吉亞教會出色的修道院中過修道生活。



下諾夫哥羅德及阿爾扎瑪斯克都主教格奧爾吉將帶有聖髑的薩羅夫的聖塞拉芬聖像贈予我們的堂區。

5月19號到23號安納托利神父拜訪了下諾夫哥羅德都主教區。希望他會單獨記述這次行程。下諾夫哥羅德都主教格奧爾吉贈送了一尊帶有小份聖髑的薩羅夫的聖塞拉芬的聖像予我們堂區。這對所有的中國正教徒來說將是極大的靈性支持。明天這尊聖像就會被迎回教堂。

譯者有話說：這次朝聖之旅給了我一種感覺，聖經裡面所說的流著奶與蜜的地方似乎不是迦南，而是格魯吉亞：)